

大象

学术

译丛

J. M. 阿多瓦西奥

奥尔加·索弗 杰克·佩奇 著

李旭影 译

看不见的性别

The Invisible Sex

——揭示史前女性的真实角色

-29

看不见的性别

——揭示史前女性的真实角色

[美] J.M.阿多瓦西奥 奥尔加·索弗 杰克·佩奇 著

李旭影 译

C915.68
2047

大象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看不见的性别——揭示史前女性的真实角色/[美]阿多瓦西奥,[美]索弗,[美]佩奇著;李旭影译.—郑州:大象出版社,2010.1

(大象学术译丛)

ISBN 978 - 7 - 5347 - 5739 - 6

I. 看… II. ①阿… ②索… ③佩… ④李… III. 女性—社会生活—研究 IV. C913.6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010560 号

Copyright 2007 by J. M. Adovasio, Olga Soffer, and Jake Page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Regal Literary, Inc.
through Andrew Nurnberg Associates International Limited

大象学术译丛

看不见的性别——揭示史前女性的真实角色
[美]J. M. 阿多瓦西奥 奥尔加·索弗 杰克·佩奇 著
李旭影 译

责任编辑 刘东蓬

责任校对 牛志远

封面设计 美霖

出版发行 大象出版社 (郑州市经七路 25 号 邮政编码 450002)

发行科 0371 - 63863551 总编室 0371 - 63863572

网 址 www.daxiang.cn

印 刷 河南新华印刷集团有限公司

版 次 2010 年 1 月第 1 版 2010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87 × 1092 1/16

印 张 14

字 数 220 千字

定 价 35.00 元

若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承印厂联系调换。

印厂地址 郑州市经五路 12 号

邮政编码 450002 电话 (0371)66202901

作者序

本书是三位作者合作的产物,这也许让读者想起“一间厨房不该有太多厨子”的古训,因为那样会把菜炒得一团糟。但撰写科学论文时,众多厨子参与倒是很常见的。有些科学论文包含几乎每个与文中描述的实验或研究相关的人的名字——甚或那个深夜送比萨到实验室的家伙。在理论上,也许除了那个送比萨的家伙,每个人都非正式地赞同论文终稿的措辞,表示一致同意论文的内容。但本书却不是一部有类于此的科学论文。

若非一系列的偶发事件和机缘巧合,我们可能永远也不会相识,更别说共事了。这倒应了题中之意,因为我们要讲的故事也属于偶发事件,或许可以称为意外。比如,某一类人猿的基因中发生了偶然的变异,对其无害,可能还有所助益。一种略为不同的类人猿出现了。又过了几百万年,又发生了许许多多偶然的变异(大多数以类似弹球游戏中的倾斜¹⁾[TILT]终局),最终出现了我们:人类。

就是以近乎于此的很随意的方式,我们三个走到了一起,写出了这本书。

阿多瓦西奥(Adovasio),我们叫他吉姆,被一位性格极为强势的考古学教授推入了一个极为乏味的领域——研究篮子、绳索、织物等易腐烂的手工制品。这些东西被归入易腐烂物的类别,是因为它们通常不能较好地保持原样,没有多少可供研究的。不久,他便成为北美研究此类物品的顶尖学者,这块大陆上已知的约90%的此类手工制品他都曾处理、检视、考量过。也是专业的惯常职责使然,他由此想到了史前时期的女性,因为与今日的情形相类似,正

[1] 在弹球游戏中,如果桌面出现倾斜,所有组件将全部不可用,直至所有的球坠毁。——译者注

是妇女制作了这些东西。依然是出于意外(如果你相信意外的话),吉姆和他的学生 1970 年代在宾夕法尼亚州西部的麦多克洛夫特岩屋(the Meadowcroft Rockshelter)偶然发现了一些证据,证明人类踏足北美比那时已知的证据所显示的要早大约 5 000 或 6 000 年。这使他成为一个极富争议的人物;可想而知,也引发了一场轩然大波。近 30 年后的今天,这场风波渐已平息,大多数美国考古学家都已承认人类居于北美确实要早得多。但是,为了证实自己的断言,吉姆和他的团队发明了考古学领域最为严格的一些田野和实验室工作程序,包括被称为法医显微沉积学的技术;似乎正是由于这项卓越的技术,吉姆在苏联推行公开化政策之初便受邀参加了两次苏美考古学家间具有历史意义的会议。而这两次会议的主要推动者之一就是索弗,我们叫她奥尔加。^{xiii}

吉姆三四岁起就知道自己想当一名考古学家,而奥尔加的职业生涯却始于时装业。奥尔加是俄裔,母语是俄语,自 1977 年起,她开始投身于苏联控制的东欧和中欧地区的旧石器时代考古事业。她还是珍·奥尔(Jean Auel)的两部有关更新世(the pleistocene)的小说《猛犸猎人》(Mammoth Hunters)和《穿越冰原》(Plains of Passage)的科学顾问。

既然马克思对旧石器时代未置一词,苏联的考古学家们有可能(也确实)对奥尔加友好相待,他们都有意缩小存在于苏、美两国考古学同行间的巨大分歧。当米哈伊·戈尔巴乔夫在苏联掌权后,这个目标有可能成为现实。1989 年夏,奥尔加和曾任美国考古学家协会主席的乔治·弗里森(George Frison)组织了第一次苏-美考古学家研讨会,九位北美考古学家前往苏联赴会。^{xiv} 吉姆和奥尔加在纽约肯尼迪机场的候机室初次相遇。吉姆能讲乌克兰语,这是他从母亲那里学到的;他们一行人抵达苏联后,吉姆帮奥尔加做翻译工作,还帮她领着考古学家们到处去探访各种重要的古迹。不仅如此,30 年来吉姆一直对本领域的同行讲,对研究他已熟知的那些易腐烂的人工制品来说,找到一种鉴定用的工具是何其重要!但没人听他的——除了奥尔加。或许部分原因是她对古陶像与对时装一样熟稔,她也立刻着手于这项事业。

第二次研讨会于 1991 年在丹佛召开,珍·奥尔提供了部分资金援助——她已成为考古学的某种保护神。那年的晚些时候,奥尔加和一些同事计划挖

掘乌克兰的一处遗址，她问会讲乌克兰语且技艺精湛的吉姆是否愿意加入。吉姆应约前往。后来，1995 年，在奥尔加的家乡伊利诺伊州的乌尔巴那 (Urbana) 举行了一次关于那处乌克兰遗址的会议。在会上，奥尔加给吉姆放了一些谜一样的印迹的幻灯片，这些幻灯片是她在捷克共和国摩拉维亚 (Moravia) 的另一个项目工作时制作的。在那里，她看到了一大堆约 26 000 年前的经火烧过的陶土——当时被认为是各地已知的最古老的陶土，并把上面看起来像是平行线的东西拍摄了下来。

她把幻灯片投放到冰箱门上。吉姆宣布那些线条是纺织品的印迹，使之成为此类制品中年代最早的。奥尔加和另一位同事想知道他是否把冰箱门上的纹路误作了纺织品，吉姆瞪了她们一眼，差一点把她们化作石柱。于是，旧石器时代有了第一批纺织品，它们将在本书的第八章扮演重要角色。

在此期间，就在那次历史性的厨房会面后不久，曾任《自然历史》(Natural History) 和《史密森尼》(Smithsonian) 杂志科学编辑，当时为自由职业者的杰克·佩奇 (Jake Page) 接受了《史密森尼》杂志派给他的一项任务，撰写一篇有关被称为新大陆上的早期人类的考古项目最新进展的文章。这份差事让杰克跑到了吉姆经常光顾的地方——麦多克洛夫特。文章之事未果 (《史密森尼》决定不发那篇文章，因为他们听说《国家地理》[National Geographic] 的编辑手上存有一篇类似的稿件)，但后来两人合作了一本书：《最早的美洲人》(The First Americans)。

就这样，当大家起意写一本描述人类进化的女性侧面和史前时代的书时，利用所有这些先前发生的偶然事件和机缘巧合便是合乎情理的了。或者，至少像我们在一次开玩笑时所说的那样，考虑到这么多巧合，一小撮旧石器时代的女神也许厌倦了被视为或是贞女或是娼妓，难以觉察地把我们推至……罢了，我们没有谁真的相信那套说辞。

引言

一位著名的考古学家曾经说过,科学并非真理,而只是一种消减无知的方法。科学考察的性质决定了知与无知间的边界总是处于不断的变化中,更不要说其他方法了。科学是凡人所从事的事业,这些人身上常常也会有致命的弱点。科学家生活在特定的时代,往往无意识地怀有那个时代许多根本的、大家都心照不宣的信仰或偏见。当你察觉,直到最近,被称为考古学的领域(连同地质学、古生物学以及所有其他与我们的故事相关的专业)的从业者几乎全是男性时,他们所讲的故事里大体上没有雌性、没有女人,就丝毫也不令人惊讶了。本书试图对此有所修正。

002

很多人认为这幅女性缺失的画面仅仅是自农业革命以来便长久统治世界的,傲慢的、从根本上说亦属罪恶的男权制对女性全方位压制的又一个例证。这种观点(我们以后还要回述)很极端,也不大可信,还有些欧洲中心主义之嫌。不过,另有一种不太极端的关涉远古的创造的观点。当然,是人类创造了历史。对从病毒到狼再到黑猩猩的每一种生物来说,不存在回溯至自己出生以前的历史。在人类发明了书写(约5 000年前)和能够描述我们定义为历史的事件之后的数千年间,并没有史前史这种东西。当然,有神话,发生在更早的不知年代——神话时代,又称做梦时代。在本书的后半段,我们将回顾从神话中的历史向由考古学及其他方法以科学的方式所发现(然后创造)的历史的过渡,还将谈及这些方法的起源和发展。

如我们所说,我们的意图是匡正把雌性和女人从这一历史进程中排除出去的局面。我们将首先考查有关史前时代的一些常见的叙述,指出其错误,再简要地考查史前时代这个概念形成及发展的脉络。接下去,我们会就人类进

化史提出一种新的说法——既非她的历史亦非他的历史(这个文字游戏有着更多政治而非科学或语言学上的含义)。如果说有什么目标的话,那么这本书的目标便是建构我们的历史——一部有各色人等参与的历史,他们生活,恋爱,狩猎,采集,学说话,烹调,缝补,造屋,给孩子们讲令其激动万分的奇妙的神灵故事,游戏,欢笑,生病,受伤,哀悼死者,发明宗教。他们当中什么样的人都有:年轻的,年老的,女的,男的,勇敢的,懦弱的,梦想者,实干家。

在重述这个绵长的故事时,我们阐释了近几十年来许多有关雌性和女人的角色的新发现。由于几个领域无数学者的工作,如下事实已是众所周知:人类之所以拥有前所未有的高水平的社会交往能力,女性居功至伟;女人是最有用的一些工具(称为线绳革命:the String Revolution)的发明者;女人平等地分担了为人类社会供给食物的重任;女人几乎肯定推动了人类发明语言的进程;女人创造了农业。

由于多个领域的学者的工作,人类进化史中长期被无视的性别以及智人(*Homo sapiens*)的性别角色开始浮出水面。全部的故事决不会有人知晓;我们今天所讲的不可能以一部完整的电影的形式来述说,相反,它更像一部幻灯片,许多空白要留待未来的考古学家、古生物学家、遗传学家、语言学家等去填补。

大象学术译丛弁言

20世纪80年代以后，西方学术界对学术史、科学史、考古史、宗教史、性别史、哲学史、艺术史、人类学、语言学、民俗学等学科的研究特别繁荣；研究的方法、手段、内容也发生了极大的变化，这一切对我们相关学科都有着重大的借鉴意义。但囿于种种原因，国内人文社会科学各科的发展并不平衡，也缺少全面且系统的学术出版，不同学科的读者出于深化各自专业研究的需要，对各类人文社会科学知识的渴求也越来越迫切，需求量也越来越大。近年来，我们与国外学术界的交往日渐增强，能够翻译各类专业书籍的译者队伍也日益壮大。为此，我们组织翻译出版一套“大象学术译丛”，进一步繁荣我们的学术事业：一来可以为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者提供具体的研究途径；二来为各门人文社会科学的未来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三来也满足不同学科读者的实际阅读需要。

“大象学术译丛”以整理西学经典著作为主，但并不忽略西方学术界的最新研究成果，目的是为中国学术界奉献一套国内一流人文社会科学译丛。我们既定的编辑出版方针是“定评的著作，合适的译者”，以期得到时间的检验。在此，我们恳请各位专家学者，为中国学术研究长远发展和学术进步计，能抽出宝贵的时间鼎力襄助；同时，我们也希望本译丛的刊行，能为推动我国学术研究和学术薪火的绵延传承略尽微薄之力。

编者

2008年12月8日

谨以本书纪念：

玛丽安娜·达菲多芙娜·葛芙兹多沃

(1917年6月2日~2004年12月28日)

……一位杰出的俄罗斯学者，令人鼓舞的同事，魅力非凡的人，良友，她对旧石器时代考古学的影响因其性别和种族的缘故而减弱了——一个“看不见的性别”在当今学术界作祟的例证。

目 录

作者序

1

引言

1

第一部分

发端

1

1 我们听到的故事

3

2 起源

15

3 直立的重要性

31

4 谁把熏肉带回家?

43

5 大脑灰质和语言

54

第二部分

通往完全现代的米莉之路

71

6 离开非洲摇篮

73

7 几乎是全然真正的现代人

88

8 女人制造

105

第三部分**生息于世**

121

9 糕饼、鱼和母系相承

123

10 远北之地的女裁缝

133

11 在美洲定居

139

12 农业的演进

155

结论**毕竟还不是看不见的**

177

致谢

179

参考文献选录

181

索引

193

第一部分

005

发端

1 我们听到的故事

007

作者在本章将转述男人大胆冒险的传奇故事,详尽分析这些故事对远古时代的描摹的不足之处,还要讲到一点科学史,以及那些古老的传奇故事中女性角色缺失的原因。

自考古学初起之时,类似下面三个故事的传说就一直被人讲述、解释,被当做我们的祖先繁衍生息、膜拜神灵和填饱肚子的真实方式。这些故事与多数博物馆古代标本展览的性质相近,跟多数杂志和书籍的描写也相差无几。警告:这些故事对你理解人类历史是有害的。

地点:法国西南部一座俯瞰弗泽罗山谷(the Vezere alley)的山峰,距一个被称为格洛特·德·罗非格纳克(the Grotte de Rouffignac)的岩洞不远。

时间:14 000 年前

一座石灰山中一条陡而窄的小路曲折蜿蜒,一群男人排成一列纵队艰难前行。时已黄昏,白天一直风雨如晦。烦躁的乌云笼罩着天空,不时洒下春雨,道路变得泥泞不堪,落脚都很难。离春天真正来临还有一段时间,到那时人们才会觉得阳光煦暖,风吹面不寒。

暮色四合,男人们默默无语地向上攀爬着。有些人体格纤瘦,只有十几岁;有些人则很壮硕,正当盛年,三十几岁的模样。他们当中有三个男孩,警觉、兴奋,却又疑虑重重。他们浑身发抖,但并非因为冬日的余寒。他们知道将要面临一场考验,只是还不知道它有多严酷,这就更加令人惶恐。今夜他们即将成人。之后他们要学习狩猎、交媾的技艺,还要学习如何成为他们未来儿女的负责任的供养者。

有些人拿着树枝,天完全黑下来后将用做火把。其他人手持长矛,矛杆用

珍稀的硬木做成，顶端用绳子或肌腱缚着锯齿状的骨制矛尖。走在队伍前面的男人肩上斜挎着一只皮袋子，里面装满了红色和黑色的粉末，是从赤铁、磁铁之类的当地的矿石上磨下来的。另一个男人，头上已见白发，是他们当中最年长的，手持一把燧刀和一块平展的软石，软石中间挖出了一处凹陷，其中的动物油脂已经凝固，内放一根植物纤维作灯芯。油灯点燃后，将成为照进他们正在接近的那个神圣的洞穴深处的第一缕光线。

在人群之下，最后一缕天光把河面照得波光粼粼，好似一条闪亮的银蛇盘绕在山谷间，而冬日的衰草让山谷看上去依旧棕黄一片。三个男孩最后瞥了009一眼山谷，忐忑不安地跟着男人们走进了洞穴黑暗的入口，那把燧刀在他们的想象中微微地闪着光。那位年长者领路，他手中那簇小小的火苗闪烁着。在他身后，那个背着皮袋子的男人庄严地走着，后面交替跟着举火把和扛长矛的人。巨大的阴影在石壁上狂野地跳动，低声的吟唱像是一阵遥远的风，开始充塞洞穴——三个男孩几乎无法听清唱词，那些词他们以前从未听到过。当阴影跳过时，他们看到动物的形状从石壁和洞顶上浮现出来。

他们越往这个有魔力的洞穴深处走，洞顶就越低，直到前面的人弯下腰，蹲下来，手中火把的火焰熏黑了石头。火把散出的烟灼痛了三个男孩的眼睛，但他们什么也没说。很快，洞顶就低得迫使每个人必须爬行，肚子擦着地面的泥巴和石块。

最后（似乎经过了很长时间，但其实只是一段很短的旅程），他们到达了一个密室，在那里他们都能站直。男人们三两成群，男孩们站在中间，挤靠在一起。他们四周的墙壁上，赫然隐现的是庞大的野牛、优雅的马匹和雄壮的猛犸等气势逼人的动物形象。在火把摇曳的微光和渐渐聚拢的黑色烟雾中，这些动物似乎活了，还在动。

准备开始了。最年长者在墙壁上选了一块空白的地方，而那个背着一皮袋子粉末的男人——现在他们开始称他为画师——准备画画。男孩们被带到未经涂画的墙壁前，最年长的男人开始唱歌。他的燧刀不见了踪影。他唱的是一个关于狩猎的故事，唱到了猎物的习性和花招，唱到了大功告成，每个人都为所获之丰而欢欣鼓舞，也唱到了失败：那时猎人们自己沦为猎物，在维系